



康巴周末

生存家园

2018年6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华仁 组版：沈强

柏

◎黄孝纪

有人家处必有柏树。
儿时的脚步，凡所经过的村村落落，放眼都能看到一团团高大苍翠的浓绿，它们或蜿蜒于江岸，或矗立于青草茂盛的江洲……甚至那些徒断砖残瓦的荒僻之处，也依然突兀着三两棵时光久远的老柏，昭示着这里曾经的烟火与兴旺。

在我的故乡，村前高大的柏树就曾很多，差不多都是临水而居。它们的身影，一直留在我的岁月深处。蛇形的江岸，自然是柏树最多的地方。在我的童年里，它们都已那样粗大而挺拔，枝繁叶茂，郁郁苍苍，站在近旁，须尽力仰视才见其巅，也不知植于何年何月，植于何人之手？甚或它们本来就是野生野长，就如同那些梧桐，那些垂柳，那些竹丛，那些野草野花，只是凭了造化，随缘遍布于江流两岸，见惯水涨水落，月亏月圆。夏日里我们最常去的江畔，便是村庄正前方的大湾里。大湾里的岸边，有几块壁立的江石从水里伸出来，色泽铁青，表面密布沟槽，高耸于水面，其顶覆盖着泥土与草皮。

这里的柏树也多，与大湾里相隔不远处是一口水井，村人称之为老井。这井颇为特别，青石井台和井口低于江堤和田埂，一条从村里直通而来的青石板路到了此处，要下十余级斜长台阶。井台差不多一两丈见方，围着中央一眼清亮如眸的泉水。老井紧临江流，两者之间砌了一道数尺厚的青石条墙，比成人还高，既是隔墙，也是江堤。石墙底下留有泄水口，咕咕的泉水从井口的石槽流出来，穿墙而过，融入江流。亦因此，遇到涨水的日子，江水便倒灌进来，成了一口水潭。尤其是春夏间涨大洪水，泥沙俱下，黄汤漫漫，待洪水消退之后，井台之上，全是厚厚的泥沙淤积，不见了井口。村人需清理数日，一眼甘冽的清泉才又恢复如初。

这里风景优美，井台边是几株高大的柏树，浓荫覆盖，夏日里来此挑水，十分凉爽。一条小溪从田野间奔来，也在井台石墙的外面与江流交汇，清流活水，潺潺不息。清泉与溪水的吸引，这一处的江段，鱼虾泥鳅特别多，常看见它们成群结队游来游去，不时在水面拍出响亮的水花。

自然，这地方成了垂钓的佳处。那个时候，一年四季，都有山外永红坪的煤矿工人，走了八九里长路，来这里钓鱼。他们三五人结伴而来，沿着江岸散开，总有人会抢占这个地方，有时甚至几个人一同在这里摆开架势，各自掌管几根长长的钓竿，一坐终日，傍晚才回。我们常来围观，看着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儿跃出江面，摔在岸上，很是羡慕。以后，村里也有人赶圩时买来丝线和钓钩，砍了江边长篙野竹，做了钓竿。钓竿日渐增多，连我们这些孩子少年都有了，大大小小，长长短短，闲时成群结队，像模像样地挖来蚯蚓，往江边一坐，挥竿甩钩，也是像模像样。

村前的大月塘边也有一口水井，一共三口，头井挑水，二井洗衣，三井洗菜，纵向一字排开。井与井之间，有一拳宽的石槽相连，槽壁槽底满生着丝状的绿苔，井水依次流过，活活泼泼，漾着微波。井台井口也全是青石砌成，井台边是池塘和水沟。这里离村子近，离江岸远，地势也高，常年无洪水淹没之患。因此，村人挑水多是到这里。

头井的旁边有一棵大柏树，在距离地面两三尺处分叉成两根枝干，粗枝大叶，高耸云天。这柏树据说是在挖井时栽下的，想来也是岁月久远。它被称为柏树爷爷，村里祖辈辈辈很多人，都在年幼时寄于它的名下。一年中，总有一些家长，趁着天色未亮，带着贡品来到这里，一番烧香焚纸，虔诚作揖，将一张写了孩子姓名和“相生相旺”、“易养易成”、“长命富贵”之类祝词的菱形红纸贴于树干，认柏树为亲人。四时八节，柏树下的香火尤为旺盛，它已成为人们心底神圣的象征和寄托。

这口井的泉水，据称引自江流上游的一个江洲。那江洲前面有一道宽阔的拦江石坝，叫冷水坝。洲前有两处大泉涌，泉口数丈方圆，翻滚如沸，清波淼淼，深不可测，远观也令人惊悚。此处的江水奇冷，故有坝名。洲上是一片森森古柏，有的树干粗人也难以双手合抱，这洲因此又叫柏树坪。我一直到这里深怀畏惧，从未曾靠近过，更不敢游泳登上洲去。

这些柏树，或过于高大，或太过神秘，或处于险境，让人总有一种隔阂的感觉。真正令我们最感到亲近的，是朝门口水圳边那一排柏树。它们的主干才腿脚那么粗，且多分枝，我们很容易就能爬上去，甚至站上那么高的枝丫间，随着枝叶摇晃。尽管柏树的枝叶十分扎人，但我们却乐此不疲。有时一群人各爬一棵，嘻嘻哈哈，看谁爬得快，爬得高，能摘到更多圆而粗壮的籽粒。每每这时，下面过往的大人看到了，都会厉声苛责，我们便吓得赶紧下来。过后，又像一群顽猴，在浓密苍绿的树枝树叶间窜上窜下。

的，文字轻灵，清澈透明；写草木的，还原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史，给人以反思，以警醒；写花儿的，在静静幽香的回忆中成全了一段如花的爱情。每一篇作品都以寓意之象实现了对家园情结的建构和向心灵故乡的回归，对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命运的追问，这正是作者们对家园情结的拓展和延伸。

易成”“长命富贵”之类祝词的菱形红纸贴于树干，认柏树为亲人。四时八节，柏树下的香火尤为旺盛，它已成为人们心底神圣的象征和寄托。”
“村里留存我童年记忆，充满野心的清香味的草木，已被四季瓜果飘香取代，村子里人们的生活也越过越幸福，但每想起童年的美好时光，想起那些已经消失了的草木，心里不免生出莫名的淡淡忧伤。”
“我们会采许多兔儿花插到薇儿的发辫上，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每当这个时候，我总笑着叫她‘兔儿新娘’，她也不气不恼，只是脸颊会泛起一些红晕。”
本期“生存家园”推出了几篇抒写山水草木的散文。写水

的，文字轻灵，清澈透明；写草木的，还原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史，给人以反思，以警醒；写花儿的，在静静幽香的回忆中成全了一段如花的爱情。每一篇作品都以寓意之象实现了对家园情结的建构和向心灵故乡的回归，对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命运的追问，这正是作者们对家园情结的拓展和延伸。

“我的身旁从来就没有缺过水的影子，小溪、山泉、河流、湖泊，久而久之，我才发现，我的生命就像一条流向远方的河流，偶尔欢蹦，偶尔平静，偶尔绽放着一线金灿灿的阳光……”
“年中，总有一些家长，趁着天色未亮，带着贡品来到这里，一番烧香焚纸，虔诚作揖，将一张写了孩子姓名和“相生相旺”“易养

编者按

8

从康巴人生存哲学切入 从康巴人生存智慧切入 从康巴人生存心境切入



归途。苗青摄

草木

◎杨俊富

家乡的那些草木命很贱，不需要任何呵护和关照，就那么杂乱无章地生长着，就那么任性茂盛着。看似柔弱，却有一股锐不可当的势头，在田野，在河边，在山岗，在没有泥土的石峰和峭壁，想长高就挺拔起来，想长矮就匍匐于地。

它们是季节的衣服，穿在家乡的身上，让家乡四季分明。春天是春天的嫣红，夏天是夏天的浓绿，秋天是秋天的金黄，冬天是冬天的暗淡。这些葳蕤的生命，推移着家乡的日子生生不息地运转。

家乡的草木有很多种，有叫得上名字的，有至今仍叫不出名字的；有喜欢的，也有憎恨的。我的童年生活是伴随着野草成长的。记得在进学校之前，跟外婆割猪草时，就认识了很多野草，并且有了“爱憎分明”的思维。那些猪喜欢吃的野草，我看见它们，心里就溢满喜悦和友爱，甚至走路时都不忍心将脚踩上去。比如黄菠萝、酸枣草、苜蓿、狗尾巴、铁线草……当然还有些既可以喂猪，又可以人吃的野菜，比如马齿苋、灰灰菜、灯笼花、折耳根、狗豆芽，现在看到还倍感亲切。对于那些猪儿不喜欢吃的野草，自然心生厌恶，比如苦苣菜、断筋草、世茂草、臭牡丹……它们与猪草混杂一起，割猪草得辨认。记得刚学割猪草时，曾不分青红皂白，把它们一股脑儿割回去，被父亲训斥了一顿，这以后，看见它们的影子就恨，就想踩两脚。

而那些依靠根基年年维持生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茅草们，虽然猪不吃，但牛羊爱吃，还可以割回家当柴草煮饭。他们的命比那些靠种子繁殖的猪草贱得多，年年给家乡奉献出大片大片茵茵绿地，让童年的我在上面打滚、嬉戏，制造过无限快乐。

家乡的树木也有很多种类，我特别喜欢的是长在房前屋后的那些桃树、杏树、李子树、柿子树、板栗树……它们是我们乡下孩子的零食，无论长在谁家院前，都逃不过一群孩子的魔爪，喂养着我们的野心和调皮捣蛋。还有山坡上的酸枣树、羊奶子、泡儿，也每年奉献给我美味的野果，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树木，每当在外割猪草看到它们的幼苗，我都要移栽到我家房前屋后，尽管大多数被移植死了，但也存活不少。后来在修建房屋时因地基扩建被毁掉，但院前那棵大杏树被我保留了下来，只可惜2003年我去西藏打工，杏子熟了没人吃，卖又不好卖，掉落在院子里惹来很多苍蝇，妻子一气之下给砍了。

对于树木的喜爱，除了那些能结出美味果子的果树，还可以建房造屋的杂树。村里土生土长的杂树不是很多，主要是千丈树、青杠树、柏树、柞木树、檀树、椴子树、桐子树、爆响树、刺桐树、皂楠树，这些树中，最不喜欢的是刺桐树，它浑身长刺，捡柴时不能爬上砍它的枝桠，尤其上面的鸟窝，惹得眼睛盯了一遍又一遍，就是不敢爬上去取。而其他的树木，不仅为缺粮少柴的童年提供柴火，上面的鸟窝还给我的童年制造了无穷的乐趣。到秋季，桐子树、椴子树的果子成熟，还可以采回晒干，拿到供销社的收购站卖钱，然后再买连环画，买水果糖。

现在，由于家乡发展果树产业，栽植了成片优质果树，比如柚树、枣树、葡萄、枇杷、春见、丑柑等等，那些杂树已退居二线，甚至被斩草除根，让位于能够给村民们带来财富的果树。而那些野草也会被百草枯、草甘膦斩尽杀绝。村子里留存我童年记忆、充满野心的清香味的草木，已被四季瓜果飘香取代，村子里人们的生活也越过越幸福，但每想起童年的美好时光，想起那些已经消失了的草木，心里不免生出莫名的淡淡忧伤。

一眼山泉

◎雍措

没分到麦崩小学正式支教之前，就听说那里的水含硝，喝了它的人，刚吃完饭不久，又会饥肠辘辘，不免心生惧怕，但却无可奈何。

学校的老师想了一个法子，虽然拙笨，也算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每户老师家都购买了一个大大的塑料水桶，每次星期一回学校，水桶打得满满的，水省着些吃，掐着算，刚好够一个星期的泡茶水。

我也不例外，直到发现了这眼羞涩的山泉。

山泉依附着一棵垂老的核桃树，泉眼宽度约40厘米，深度不足60厘米。看见它时，正值秋季，枯黄的树叶漂浮在水面，像平静的湖面荡着一叶单薄的小舟。用手轻轻拨开树叶，桌面顿时倒映出一张消瘦的面孔，还有一丝穿透枝桠的斑驳蓝天。透过泉水，还能清晰的看见水底老树深褐色的根系。

我把这个惊奇的发现，告诉了一位路过这里的老人。老人并没表现出任何欣喜，而是让我抬起头看看泉眼旁边的核桃树。

风吹过，枯叶正从无数干瘪的枝桠间盘旋着轻轻着地，有的落在石头上，有的落在我面前。大树足足需要两个人才能围抱。粗糙、干裂的肌肤残存着岁月留给它的沧桑和饱满的阅历。

先有泉眼，还是先有树，老人说，他不知道。只是记得它们相依的岁月远远超过自己斑白的年龄。年轻的时候，他经常来到这里，打些水，回家做饭，现在自己老了，无法使力，也就搁下了。老人临走时，微笑着告诉我，我老了，核桃树老了，只剩下这眼泉水还年轻着呢？老人走了好远，我的脑海里还浮现着他如同核桃树一样皱痕斑斑的皮肤。

第二天，我也学着年轻时的老人，拿着打水的家伙，打水回家做饭。

很多年之后，告诉再次发现泉眼的人，我遇见这口泉眼时，核桃树已经很老了。

一双高原的“眼睛”

第一次看见海子，我为它起了一个平凡的名字——高原的眼睛。

去除大多华丽的装束，海子以一种最为原生态的方式散落在蓝天白云下，它的宁静、安详足以融化太多浮躁。不敢用大重的步伐去惊扰海子的宁静，那会让心染上一层擦不去的愧疚感。站在海子身旁，和站在一面能从头到脚把自己框在里面的镜子相比，尴尬之处在于镜子束缚着镜框里的人的思想，形如一具只有心跳，没有灵魂的躯壳，而海子，会给你带来太多惊喜，诸如，灵动的思绪，纯净得无法抵抗的灵魂。我相信，海子的血脉里流淌着慈

爱与善良，要不然它怎么能让无数亲临它的人儿，瞬间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依附在大脑里的污浊。

海子的睫毛是碧绿的小草，春天和夏天的时候还有格桑花的装点，海子的眼珠变化多端，有时是星星，有时是月亮；有时是太阳，有时是云朵。调皮的时候，它还用五彩斑斓的彩虹装点自己，微风拂过，它迷人的眼睛引来很多渴望不可及的野兔、旱獭、绵羊，哦，还有牧场上情窦初开的放牧姑娘。姑娘的心思搁在海子的心里，泛起阵阵涟漪。海子醒了，姑娘的爱情苏醒了，脸上的红晕染红了一方水面。

雪山少不了冰雪相称，就像高原缺不了一双湛蓝得剔透的眼睛，海子为高原而生，为一切洁净的灵魂而存。

一条溪流

似乎是从天边流下的一线白云的棉带。溪流至上而下，看不见它的根，也摸不见它的底。

老家的青瓦房地处溪流旁边，那扇陈旧的木窗里，长年累月，装着溪流欢蹦乱跳的歌唱声，歌调无序，却给人横竖交织的错综美，这种美，浸进心里，漫漶在骨子里，让整个人儿也柔软、清透了许多。

口渴的鸟儿三三两两来到溪流边，用小巧的利嘴啄着溅起的水花，水花白白的，像牛奶一样滋润着鸟儿的歌喉，喝下它，鸟儿鸣唱的曲调更加欢唱雀跃了起来，它们在溪边你追我赶，不经意间消失在田野里。

放学的孩子们，将书包扔在溪边丰密的杂草里，书包看不见了，孩子们的嬉戏声响起来。无数的水珠子在一双双小手洒向空中，又像雨帘一样急匆匆的滴落在孩子们的头上、衣服上、脸上，孩子们成了水做的，溪流哗哗的笑得更加。

邻村的阿谷牵着一头耕地的老牛，休憩在溪流边，老牛呼哧呼哧的喘息声，随着阿谷烟杆里的烟子慢慢的升腾起来。阿谷笑了，老牛用撒娇的嘴唇蹭阿谷的裤腿，啃着他脚下的青草。一群苍蝇落在老牛身上，它用长长的尾巴驱赶着这群不速之客，尾巴朝左，苍蝇朝右；尾巴朝右，苍蝇朝左。还是聪明的阿谷帮上了忙，他将老牛驱赶到溪水里，老牛的身子陷进溪水里，水动荡了一下，全身的苍蝇惊恐的飞离老牛的身子。老牛的头露出水面，像一幅写实的画镶嵌在溪流中。

我是一个经常把心思放进溪流里的人，忧伤的时候，溪流带走我的忧伤；快乐的时候，溪流会在一个平缓的角落，盘旋着，盘旋着。但无论快乐、忧伤，我都相信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于是，我习惯了溪流顺其自然的流淌！

兔儿花

◎王瑞虎

在故乡的山坡上有一种花，灰绿色的叶片，淡紫色的花，花瓣直立着，像小灯笼把黄黄的花蕊藏在其中。叶片与花瓣上都长满了细细的绒毛，像极了刚出窝的小兔子，故名“兔儿花”。这种花顶高不超过二十公分，且只在料峭的春寒中开放，故许多人都无视它的存在。然而它却不亢不卑，每年都在故乡的第一缕春风中默默地开，静静地释放幽香……

记得小时候，每到春天，我就和村里的小伙伴们爬到门前的山坡上采兔儿花。那个山坡不太高，极像一只伏在地上的兔子。树也很少，但是，兔儿花却多，漫山遍野都是。于是，此坡就被我们亲切地称为“兔儿坡”。

兔儿坡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记得那时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在那儿放风筝、玩石子、垒城堡、捉虫子……但是，玩得最多的却是“娶新娘”游戏。

我的邻居中有一个叫薇儿的小姑娘，和我同岁，长得小巧玲珑。圆圆的脸蛋上两只大眼睛似两泓秋水，明亮洁净。玲珑小巧的鼻子下面是两片薄薄的笑唇，一笑起来，两个嘴角就自主地翘上去，让我禁不住想起天上那弯弯的月亮。

那时经常是薇儿做新娘，我是孩子王，当然就做新郎了。其余的小伙伴们有做轿夫的，有做伴娘的，还有扶轿的，吹唢呐的等等，应有尽有。我们会采许多兔儿花插到薇儿的发辫上，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每当这个时候，我总笑着叫她“兔儿新娘”，她也不气不恼，只是脸颊会泛起一些红晕。

一切准备停当，在我的一声吆喝下，游戏就开始了。首先是吹唢呐的小伙子把采下的兔儿花放到嘴前，一边做着吹唢呐的样子，一边嘴里“呜哩哇啦”地模仿唢呐的声音在前面开路。抬轿的模仿戏台上轿夫抬轿的样子跟在后面。我则牵着薇儿的手，薇儿低着头，装做新娘子的样子，羞答答地跟着我一步一步地走……

玩累了，疯够了，就一起躺到草坡上，沐浴着暖暖的阳光，看天空中白云飞舞，听虫鸣鸟啼，感受大自然的温馨……

时光荏苒，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为了生计，都各奔东西，多少年也难得见上一回。而我也把家从农村安到了城市。前几天，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薇儿手牵手又来到兔儿坡。那如蘸着酒精擦洗过一般的蓝天上那几朵白云在悠悠地飘，蓝天下是满坡的兔儿花竞相开放。微风拂过，满坡都在动，像千万只小兔子在奔跑跳跃。

我一时兴起，随手采下一朵兔儿花插到薇儿发间，叫声“兔儿新娘”。薇儿一怔，旋即笑了起来，我又看到了一轮弯弯的月亮……
薇儿现在是我的妻子。